

《十三经注疏》简体横排本校点商榷

——以《毛诗正义·毛诗音义》为例

唐智燕

摘要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。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简体横排本。它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为底本，对十三经的经文及注疏进行比较全面、系统的校勘整理，并施加现行标点。此次整理出版，对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裨益无穷。但由于此项工程浩繁，所以在校点方面存在疏漏之处，如录文出错、句读疏失、校订疏漏、字体有失规范等。限于篇幅，文章暂以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中的“毛诗音义”部分为例，详列其中疏失条目，以期在修订时斟酌完善。

关键词：《十三经注疏》简体横排本；《毛诗正义》；《毛诗音义》；校点疏失

中图分类号：I126.2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4-0057-05

一、录文错误

在简体横排本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^①中的“毛诗音义”部分，共检出录文错误9条，皆因字形相近而误。兹列举如下：

1. 《匏有苦叶》“雍雍鸣雁，旭日始旦”。笺云：自纳采至请期用听。简体本第143页：○请音情，又七并反，下同。

按：“并”为“井”形近之讹。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（以下简称“底本”）第303页、《释文》^②第58页皆作“七井反”。

2. 《谷风》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”。简体本第150页：○匍，蒲比反。

按：“比”为“北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304页、《释文》第58页皆作“蒲北反”。

3. 《宛丘》“坎其击缶”。毛传：盎谓之缶。简体本第439页：○盎，本亦作“瓮”，鸟浪反。

按：“鸟”为“乌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376页、《释文》第71页皆作“乌浪反”。

4. 《鸛鸣》“鸛鸣在桑”。毛传：鸛鸣，枯鞠也。简体本第476页：○枯，居入反。

按：“入”为“八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385页、《释文》第72页均作“居八反”。

5. 《小宛》“蜾蠃负之”。简体本第744页：○蠃，力果反，即细腰蜂，俗呼蠓螋是也。蠓，於髻反。

按：“蠓，於髻反”应为“蠓，於髻反”，“髻”为“髻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451页、《释文》第81页皆作“於髻反”。

6. 《青蝇》“营营青蝇”。简体本第876页：○营，如字，《说文》作“营”，云：“小声也。”

按：应改作“《说文》作‘警’”。底本第484页、《释文》第86页皆为“《说文》作‘警’”。又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警，小声也，从言蜚省声。《诗》曰‘警警青蝇’。”

7. 《白华》“天步艰难，之子不犹”。笺云：昔夏之衰，有二龙之妖，卜藏其爇。简体本第928页：○爇，土其反，沫也，又尸医反。

按：“土”为“士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496页作“士其反”。又吴承仕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附《经籍旧音辨证》“卜藏其爇 七其反，沫也。又尸医反”条云：“又按：‘七其反’，注疏本作‘士其反’，以《尔雅释文》及曹宪《广雅音》校之，《尔雅释文》‘仕其’、‘吕其’、‘牛齡’、‘丑之’四反。曹宪《音》‘士宜’、‘士疑’、‘敕

①李学勤主编，龚抗云、李传书等整理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简体横排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简体横排本，在正文中简称“简体本”。
②（唐）陆德明著，黄焯断句《经典释文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文中《释文》皆同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11-30

作者简介：唐智燕（1968-），湖南东安人，文学博士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，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。

之’三反。证知‘七’为‘士’之形讹。”^①黄焯《汇校》“磬七其反又尸医反”条云：“‘七’字误，宋本作‘士’，与《尔雅释文》‘仕其反’相应。”^②由此可知，“磬”应作“士其反”，作“士其反”或“七其反”皆误。

8. 《云汉》“早魃为虐”。简体本第1200页：○魃，蒲未反。

按：“未”为“末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562页、《释文》第98页皆作“蒲末反”。

9. 《潜》“潜有多鱼”。毛传：潜，𩺰也。简体本第1332页：○𩺰，素感反，旧《诗传》及《尔雅》本并作“米”傍“参”。……郭景纯因改《尔雅》从《小尔雅》作“木”傍“参”，音霜甚反，又疏荫反，又心廩反。《字林》作“𩺰”，音山沁反，义同。

按：“又心廩反”应为“又心廩反”，“廩”为“廩”形近之讹。底本第595页、《释文》第102页均作“廩”。

二、句读疏失

在简体本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中的“毛诗音义”部分，句读疏失共检出10条，现列举如下：

1. 《鹊巢》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。毛传：鸠，鸣鸠，桔鞠也。鸣鸠不自为巢，居鹊之成巢。笺云：鹊之作巢，冬至架之，至春乃成。简体本第63页：○桔，古八反，又音吉。《尔雅》作“鵲鞠”，音菊。《尔雅》作“鵲架”，音嫁。俗本或作“加功”。

按：此处断句令人费解。《释文》原本分别为毛传中的“桔、鞠”二字及郑笺中的“架”字释音义，而简体本将之纠缠在一起。本段句读应改为：桔，古八反，又音吉，《尔雅》作“鵲”。鞠音菊，《尔雅》作“鵲”。架音嫁，俗本或作“加功”。

2. 《东门之墉》“茹蘆在阪”。毛传：茹蘆，茅蒐也。简体本第311页：○茹音如，后篇同。蘆，力於反。茹蘆，茅蒐，蒨草也。后篇阪音反，反又符板反。

按：《释文》第65页“阪音反”的前面有“同”字，其后无“反”字。据此推知底本“阪音反”前脱“同”字，而其后衍“反”字。该段句读应改为：茹音如，后篇同。蘆，力於反。茹蘆，茅蒐，蒨草也，后篇同。阪音反，又符板反。

3. 《子衿》“青青子衿”。毛传：青衿，青领也，学子之所服。笺云：礼：“父母在，衣纯以青。”简体本第314页：○青如字。学子以青为衣领缘衿也，或作菁，音非纯、章允反，又之闰反。

按：“或作菁，音非纯、章允反，又之闰反”之句读颇为混乱。“章允反，又之闰反”应为“纯”字的读音，而不是“青”或“菁”的读音。因此，此段句读应改为：青如字，学子以青为衣领缘衿也，或作“菁”音，非。纯，章允反，又之闰反。

4. 《无羊》“尔牛来思，其耳湿湿”。毛传：呶而动，其耳湿湿然。简体本第693页：○呶，本又作“𩺰”，亦作“𩺰”，丑之反，一音初之反，郭注《尔雅》云：“食已，复出嚼之也。今江东呼𩺰为𩺰，音漏，泄也。”

按：“音漏，泄也。”句读有误。《释文》第79页作“音漏泄”，“泄”后无“也”字。黄焯《汇校》“呶，音漏泄”条：“《考证》云：‘今《尔雅》注疏本脱此三字，宋本及明刻单郭注本皆有此三字。’”^③其中亦未提及“也”字。可见此处“也”为衍字。又“音漏泄”是为“𩺰”字注音，即“𩺰”音“漏泄”之“泄”，而非音“漏”。《集韵·薛韵》：“𩺰，私列切。”又：“泄，私列切。”《广韵·候韵》：“漏，卢候切。”可见“𩺰”与“泄”音同，而“𩺰”与“漏”音迥异。因此，“今江东呼𩺰为𩺰，音漏，泄也。”之句读应改为“今江东呼𩺰为𩺰，音漏泄。”

5. 《宾之初筵》“侧弁之俄，屡舞傴傴”。简体本第891页：○俄，五何反，《广雅》云：“哀傴，素多反。”一音仓柯反。

按：《广雅》云：“哀傴，素多反。”句读有误。黄焯《汇校》第六条“之俄”《广雅》云：“哀也。”：“哀字承叶钞之误，卢本改作哀是也。又宋本叶钞无也字。阮云：‘也字衍，小字本、十行本所附皆无。’”^④又《释文》第87页为“之俄，五何反，倾也，《广雅》云：‘哀也。’傴傴，素多反，舞不止也，一音仓柯反。”（笔者按：此处《释文》标点为笔者所加）。可见，《释文》原本分别为“俄”与“傴傴”释音义。因此，该处句读应改为：俄，五何反，《广雅》云：“哀。”傴，素多反，一音仓柯反。

6. 《采芣》“载骖载驪，君子所届”。笺云：诸侯将朝于王，则骖乘乘四马而往。简体本第898页：○“诸侯将朝于王”，一本无“于”字，皆以“王”字绝句。一读“诸侯将朝”绝句，以王字下属乘。乘上音承证反，下音绳。

按：“以王字下属乘。乘上音承证反，下音绳。”句读有误，应改为：以“王”字下属。乘乘，上音承证反，下音绳。

7. 《公刘》“弓矢斯张，干戈戚扬，爰方启行”。笺云：告其士卒曰：为汝方开道而行。简体本第1111页：○为，于伪反。下“非为”、“为公刘”皆为同。

①吴承仕疏证，张力伟点校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：附经籍旧音二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248页。

②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199页。
笔者按：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正文中皆简称《汇校》。

③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第181页。

④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第196页。

按：应改为：为，于伪反。下“非为”、“为公刘”、“皆为”同。此处“皆为”指的是该诗第五章毛传“皆为利民富国”之“皆为”。又《释文》亦无“皆为同”这样的术语，而一般说作“同”或“皆同”。

8. 《洞酌》“可以饔飩”。简体本第1124页：○饔，甫云反，又作“饔”，《字书》云：“一蒸米也。”又《閼宫》“黄发儿齿”。简体本第1423页：儿，五兮反，齿落更生细者也，《字书》作“齲”，音同。

按：古代称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雅》之类字典为“字书”，而并无一本名为“字书”的书，因此，“字书”加书名号欠妥。

9. 《召旻》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频”。笺云：频，当作“滨”。……今池竭，人不言由外无益者与？言由之也。简体本第1269页：○频，旧云毛如字，郑作“滨”，音宾，俱云厓也。案张揖《字诂》云：“濒，今滨。”则濒是古滨字者。与音馀。

按：“则濒是古滨字者。与音馀。”句读有误，“者”字应下属，即应改为：则濒是古滨字。者与，音馀。《释文》在给某字释音义时，往往将居于被释字前后的字也连带列出，如此处“者与”即郑笺“人不言由外无益者与？”之“者与”，原本只为“与”字注音，而位于“与”字前的“者”字也连带列出。

10. 《维天之命》“假以溢我”。毛传：溢，慎也。简体本第1285页：○慎，市震反，本或作“顺”。案《尔雅》云：“𩇛、神、溢，慎也。”不作“顺”字。王肃及崔、申、毛并作顺解也。

按：“王肃及崔、申、毛并作顺解也。”句读有误，应改为“王肃及崔申毛并作‘顺’解也。”。即指王肃及崔皆申毛传，释“慎”为“顺”。

三、校订疏漏

“校订疏漏”指底本中有些比较明显的讹误，但简体本疏于校正。其中的讹误，大多源于字形相近而讹。简体本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中的“毛诗音义”部分失校之处，共检出26条，兹列举如下：

1. 《匏有苦叶》“有鸛雉鸣”。底本第303页、简体本第140页：○鸛，以小反，沈耀皎反，雌雉声。或一音户子反，《说文》以水反，《字林》于水反。

按：“户子反”应改为“户了反”，“子”为“了”形近之讹。“鸛”，《集韵·筱韵》作“胡了切”，应本于“户了反”。而“子”与“鸛”韵部则相差甚远。又《释文》第58页作“户了反”。

2. 《谷风》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”笺云：此二菜者，蔓菁与菹之类也，皆上下可食。底本第304页、简体本第145页：○蔓音方，本又作“茺”，音无。

按：“蔓音方”应改为“蔓音万”，“方”为“万”形近之讹。“方”与“蔓”音异。又《释文》

第58页为“蔓音万”。

3. 《谷风》“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”。笺云：其视我如毒螫。言恶已甚也。底本第304页、简体本第151页：○螫，失石反。恶，乌洛反。

按：《释文》第59页为：螫，失石反，何呼洛反，而且其下文无“恶”字之注音。吴承仕《经籍旧音辨证》“其视我如毒螫 失石反，何呼洛反。”条：“《周礼释文》引刘昌宗音与何胤音同，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云：‘螫，舒赤反，《说文》虫行毒也，关西行此音。又呼各反，山东行此音。’《音义》卷三、卷十说并同。承仕按：《说文》‘螫，螫也’，‘螫，虫行毒也’，皆古鱼部字。‘失石反’，《释文》当时之音；‘呼洛反’则旧音也。”^①黄侃《经籍旧音辨证笺识》“笺二六”：“‘呼洛’、‘呼各’皆‘螫’字之音也。又按：从赤声者如赭、郝皆喉音，则螫读喉音不足骇异。”^②又黄焯《汇校》“毒螫，失石反，何呼洛反”条，亦重申吴承仕及黄侃之说^③。由此看来，“呼洛反”当为“螫”的读音，而不是“恶”的读音。因此，“螫，失石反。恶，乌洛反。”应改为：螫，失石反，何呼洛反。

4. 《新台》“得此威施”。底本第311页、简体本第177页：○威，干历反。

按：“干历反”应改为“千历反”，“干”为“千”形近之讹。《释文》第60页亦作“千历反”。

5. 《定之方中》“卜云其吉，终然允臧”。毛传：丧纪能谏。底本第316页、简体本第199页：○“偁”本又作“偁”，又作“谏”，皆力水反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偁”，祷也，累功德以求福也。”

按：“偁”应改为“偁”，“偁”应改为“偁”。《释文》第60页为“偁本又作偁”。又《说文·言部》亦无“偁”字，有“偁”字。

6. 《淇奥》“绿竹猗猗”。毛传：竹，篇竹也。底本第321页、简体本第215页：○篇竹，本亦作“扁”，四善反，又音篇，郭四殄反，一音布典反。

按：“四善反”、“四殄反”中的“四”为“匹”形近之讹，当改作“匹”。“篇”为古帮组滂母字，而“四”为古精组心母字，二者声纽相差甚远，因此“四”不可能用作“篇”的反切上字。《释文》第61页即作“匹”。

7. 《芄兰》“童子佩鞶”。底本第326页、简体本第239页：○鞶，夫涉反。

按：“夫涉反”应改为“失涉反”，“夫”为“失”形近之讹。“夫”与“鞶”之声纽相差甚远，即“鞶”为古书母字，而“夫”为古非母字。又《释文》第62页即作“失涉反”。

①吴承仕疏证，张力伟点校《经籍旧音辨证》卷1，第237页。

②黄侃《经籍旧音辨证笺识》，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附录一，第385页。

③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第134页。

8.《子衿》“刺学校废也。乱世则学校不修焉”(序)。底本第345页、简体本第313页:○校,力孝反,注及下注同。

按:“力孝反”应改为“户孝反”,“力”为“户”形近之讹。“力”与“校”之声纽相差很远,即“力”为古来母字,“校”为古匣母字。又《释文》第65页即作“户孝反”。

9.《南山》“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杀之”。底本第352页、简体本第340页:○搯,於革反……沈又鸟诣反。

按:“鸟诣反”应改为“乌诣反”,“鸟”为“乌”形近之讹。“搯”为古影母字,“鸟”为古端母字,二者声纽相差甚远。又《释文》第66页即作“乌诣反”。

10.《南山》“鲁道有荡”。毛传:荡,平易也。底本第352页、简体本第342页:○易,夷鼓反。

按:“夷鼓反”应改为“夷豉反”,“鼓”为“豉”形近之讹。“鼓”与“易”之声调、韵部迥异,它不可能作“易”的反切下字。《释文》第66页即作“夷豉反”。

11.《扬之水》“白石粼粼”。底本第362页、简体本第385页:○粼,刊新反,本又作“磷”,同。

按:“刊新反”应改为“利新反”,“刊”为“利”形近之讹。《释文》第68页亦误作“刊新反”。“刊”与“粼”的声母相差很远,“刊”属古见纽溪母字,而“粼”属古来母字。又黄焯《汇校》“刊新反”条:“刊字亦误,宋本作利。”^①

12.《狼跋》底本第400页、简体本第535页:○狼跋,省狼,兽名也。跋音卜末反,又蒲末反,字或作“拔”,同。

按:“省狼”,《释文》第74页作“音郎”,宋本《释文》作“音狼”。“省”应改为“音”,若作“省狼”则不可解。

13.《采薇》“命将率遣戍役”(序)。底本第413页、简体本第588页:○将率,子高反,下所类反。

按:此处“子高反”是为“将率”之“将”注音,但“高”当为“亮”形近之讹。“高”与“将”的韵部相差较远,“高”属古豪韵,“将”属古阳韵。又《释文》第76页作“字亮反”。

14.《南有嘉鱼》“君子有酒,嘉宾式燕以衍”。底本第419页、简体本第613页:○衍,若旦反。

按:“若旦反”应改为“苦旦反”,“若”为“苦”形近之讹。《释文》第77页作“苦旦反”。

15.《斯干》“桷之橐橐”。底本第437页、简体本第685页:○橐音托,本或作“析”。

按:“析”为“桷”形近之讹,应改作“桷”。《释文》第79页作“桷”。

16.《正月》“不敢不蹠。维号斯言,有伦有

脊”。底本第443页、简体本第712页:○脊,井亦反,徐音积,《说文》:“小步也。”

按:“脊”应改为“蹠”。《释文》第80页即作“不蹠,井亦反,徐音积,《说文》:‘小步也。’”可见《释文》此处本为“不蹠”中的“蹠”释音义,而不是“有脊”之“脊”。又《说文·足部》:“蹠,小步也,从足脊声,诗曰‘不敢不蹠’。”而“脊”无“小步”之义。

17.《鸳鸯》“福禄绥之”。底本第481页、简体本第867页:○绥,士果反,又如字。

按:“士果反”应改为“土果反”,“士”为“土”形近之讹。《释文》第86页即作“土果反”。又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“绥”字有“吐火”一切,应本于此。黄焯《汇校》“绥之,音土果反”条:“《六经正误》云:‘绥音土果反,作土果误。’案:宋本《释文》作‘土果’不误。毛氏所指为宋监本《释文》也。”^②

18.《青蝇》“营营青蝇,止于榛”。底本第484页、简体本第876页:○榛,士中反,又侧巾反。

按:“士中反”应改为“士巾反”,“中”为“巾”形近之讹。《释文》第86页即作“士巾反”。

19.《公刘》“邇其过涧”。毛传:邇,乡也。底本第543页、简体本第1121页:○乡,本又作“向”,许亮反。文与《卷阿》篇注同。

按:“《卷阿》”误,应改为《桑柔》。因为《卷阿》篇注中根本无“乡”字,而《桑柔》篇注中有“乡”字。如:《桑柔》“如彼溯风”,毛传:溯,乡。又《释文》第95页亦作“文与《桑柔》篇注同”。

20.《崧高》“戎有良翰”。底本第567页、简体本第1216页:○翰,协句音塞。

按:“塞”应改为“寒”,“塞”为“寒”形近之讹。“戎有良翰”居此篇第七章,此章韵脚字为“番、啖、翰、宪”,属寒部。又《释文》第99页即作“翰,协句音寒”。

21.《常武》“赫赫明明,王命卿士”。笺云:宣王之命卿士为大将也。底本第576页、简体本第1249页:○将,子匠反。第一章注同。

按:“第一章注同”应改为“第二章注同”。“将”在第一章注中仅见于郑笺“宣王之命卿士为大将也”这一处,而“将,子匠反”就是为该处“大将”之“将”注音的。“将”又在第二章郑笺中出现,即“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于军将行治兵之时”。可见“第二章注同”为对。《释文》第100页亦作“第二章注同”。

22.《思文》“立我烝民,莫匪尔极”。笺云:烝民乃粒,万邦作乂。底本第590页、简体本第1309页:○艾音刈,郑注《尚书》五盖反,本或作反,音同。

按:“本或作反”应改为“本或作乂”。“乂”

①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,第155页。

②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,第194页。

与“艾”音义同，而“反”与“乂”或“艾”音义皆不相干。又《释文》第101页为“本或作乂”。

23. 《丰年》“万亿及秭”。底本第594页、简体本第1325页：○秭，咨履反，一本作“数”。

按：“一本作‘数’”不可解。《释文》第102页为：秭，咨履反，数亿至万曰秭，一本作“数亿至亿曰秭”。又“秭”与“数”音义相差绝远。由此可知，“一本作‘数’”之后应有脱漏，当以《释文》为准。

24. 《閼宫》“松桷有梲”。毛传：桷，榱也。底本第618页、简体本第1424页：○榱，巴追反。

按：“巴追反”应改为“色追反”，“巴”为“色”形近之讹。“巴”与“榱”的声纽相差很远。又《释文》第106页为“榱，色追反”。

25. 《长发》“不戢不棘”。笺云：不震不动，不可惊惮。底本第627页、简体本第1458页：○惮，末叶反。

按：“末叶反”误。《释文》第107页作“丹末反”。“惊惮”之“惮”表“惊悚、骇异”之义，《集韵·曷韵》作“当割切”，“当”与“丹”同纽，“割”属曷韵，“曷”与“末”韵近，“当割切”乃本于“丹末反”。而“末叶反”与“惮”之读音相差甚远。

26. 《长发》“武王载旆”。底本第627页、简体本第1459页：○旆，蒲具反。

按：“蒲具反”应改为“蒲贝反”，“具”为“贝”形近之讹。“旆”与“具”之韵部相差很远，即“旆”属古泰韵，“具”属古遇韵。又《释文》第107页作“蒲贝反”。

上述失校26条为底本明显有误、而简体本未加校正之例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两条校勘疏失则为底本原本不误，简体本却反加修改，现列举如下：

1. 《行苇》底本第534页：○行苇，和鬼反。简体本第1079页：○行苇，韦鬼反。该页注脚②云：“‘韦’原作‘和’，误。今据通志堂本《释文》改。”

按：《广韵·尾韵》“苇，于鬼切。”《广韵·戈韵》：“和，户戈切。”而六朝以前“于”、“户”同声，即同属匣纽。因此，“苇”作“和鬼反”亦通，无须修改。

2. 《召旻》“如彼栖苴”。底本第579页：○苴，锄加反。简体本第1267页：○苴，锄如反。该页脚注②云：“‘如’原作‘加’，形近之讹。按通志堂本《释文》作‘七如反’，据改。”

按：黄焯认为通志堂本《释文》“苴”作“七如反”，“如”字误，应作“加”，如《汇校》“苴七如反”条云：“如字误。宋本作加，古写本作林加反、在加反。”^①又吴承仕《经籍旧音辨证》“会吴于祖 庄如反”条：“卢文弨曰：‘旧加讹如，

今改为庄加反。’承仕按：注疏本亦作‘庄加反’。然《类篇》、《集韵》‘祖’字并有‘臻鱼’一切，则作‘庄如反’亦通。卢改无据。”^②又黄焯《汇校》“于祖 庄如反”条：“‘如’，宋本同，景宋本余本作‘加’，注疏本同。吴云：‘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祖字并有臻鱼一切，作庄如反亦通。’”^③

“苴”、“祖”皆从“且”得声。《广韵·鱼韵》“苴”字有“子鱼”、“七余”二切。《广韵·麻韵》：“祖，侧加切。”而鱼、麻在六朝以前本属同一韵部。而且，《释文》切语用字不拘一格，反切音同而切语用字不同者比比皆是。因此，“苴”、“祖”的反切下字为“加”或“如”皆不误，无须改“加”为“如”，或改“如”为“加”。因此，“苴”作“锄加反”不误，无须改作“锄如反”。

四、字体有失规范

这主要表现在简体本对同音字、异体字、繁简字的处理上缺乏比较统一、规范的标准。比如，“勅”字在底本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“毛诗音义”部分用于反切上字高达50余次，简体本中改作同音字“敕”字的有40余次，但有7次仍作“勅”。又如，“荅”字在底本中用作反切上字、下字共7次，简体本中改作同音字“答”的有4次，但有3次仍作“荅”。而且，即便是为同一个字注音，同音字“勅”与“敕”、“荅”与“答”的使用也不一致。例如，“蓄”作“勅六反”在底本中共6见，而简体本中作“敕六反”5见，“勅六反”1见。又如，底本中“湛”作“荅南反”2见，而简体本作“答南反”与“答南反”各1见。简体本在处理“余”与“馥”、“玩”与“翫”等同音字上前后也不一致。另外，简体本对近音字“于”与“於”的处理也欠妥当。对于“于”与“於”的处理，简体本大体上是照抄底本，但有时又作改动。比如，《还》“哀公好田猎，从禽兽而无厌”（序），底本第349页“厌，於艳反，又於占反”，而“又於占反”在简体本第331页改作“又于占反”。

同音字“余”与“馥”、“玩”与“翫”及近音字“于”与“於”，从字形繁简的角度，则又表现为繁简字的关系。而对同音字、异体字及繁简字前后处理不一致，会给读者造成混乱的感觉，所以建立统一而规范的用字标准是十分必要的。

上述简体本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中“毛诗音义”部分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阙失，其实是古籍整理出版中老生常谈的问题。古籍整理出版不仅需要大量细致的校订工作，还需要开展版后多渠道广泛的审读，特别是像《十三经注疏》这样庞大的工程，尤需如此。

（责任编辑：石磊）

①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第225页。

②吴承仕疏证，张力伟点校《经籍旧音辨证》卷2，第282页。

③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第672页。